



驻车抬头,面前好一座险峻的山峰直入云端,令我兴冲冲而来的爬山冲动,又平添了几分担忧。

踏上攀爬蟒头山的石阶,火辣辣的阳光,透过山间林木翠叶,映射出一片光怪陆离的斑驳。虽然已是五月间的中午天气,可在这满山大树遮蔽成的林荫小道爬山,竟然感受不到多么的炎热。

一步步登临陕北宜川县这座充满神奇色彩的高山,古丹州蟒头山山体形似昂首巨蟒,被视作风水灵地。连绵的山峦之上,建有多座道教庙宇,多年来香火极盛。此地本为黄龙山余脉,广袤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一路最为多见的树木竟然是一棵棵、一丛丛北方罕见的白皮松。

白皮松本是一种名贵树种,生长极其缓慢,平时我只在公园、机关大院零星见过几株。缓步前行间,细观这一根根粗壮的白皮松树干,它们形态各异有如苍龙盘卧,又酷似陕北汉子腰杆挺拔。一片片老皮层层剥落,褪去尘世的些许浮躁与喧嚣,显露出一片片乳白、青灰、浅褐交织的肌理,像极了特战部队身着的迷彩。白皮松似霜雪覆身,又若流

云绕干,每一道漂亮斑驳的纹路,都像是时光雕刻的沧桑印记;每一寸素白的肌肤,都犹如道风仙骨般不染尘俗的清白底色。日照银鳞微微泛光,自信雍容的内心自有山河,守护着千年不变的坚韧初心。

蟒头山有着八百公顷的野生白皮松林,这在常年气候比较干旱的西北地区来说,确实十分罕见与神奇。这一棵棵三针叶松终年凝翠,在四季更迭寒来暑往中,牢牢坚守着一抹大自然的常绿。它们不惧霜寒凛冽,不畏烈日炙烤,深根扎入坚硬岩层,汲取大地底气,撑起一方别致的苍翠和硬朗。它们在悬崖峭壁间舒展着优美的身姿,在荒坡野岭间默默安然伫立,落落大方尽显千年古木的温润;它们又如山野孤傲隐士,独立一隅自成风景,无意间挺立成天地间不朽的诗行。

林中小径处处景,时间左右鸟鸣涧,一路荫凉朝山巅,踏歌而行向自然。刚到半山腰,耳畔忽闻一阵阵好似流水的声音,妻子惊奇地言道:“这里竟能听到黄河水?”

“不会吧!”驻足细听之下,原来是风过松林掀起的阵阵松涛声。“呼呼呼……”“哗哗哗……”,似风似雨如诉如泣,犹如奏响一曲悠扬动听的旋律。风过山峦,松涛轻

吟,更像是对苍茫岁月的别样礼赞。一下子竟让我蓦然想起了东坡先生的《定风波》来:“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我愈发喜爱起这一棵棵白皮松来,它们用卓尔不群的风骨,独守着岁月的清欢。它们不与各色繁花争艳,不随四季草木枯荣,毅然昂头挺胸直指苍穹。这一身清白,一身苍翠,一身坚韧,便是生命万物中最动人的模样。它们在这匆匆岁月流年中,安然伫立,镌刻着永不褪色的坚守与从容。岁岁年年,朝朝暮暮,傲立在这悠悠天地间,站立成一道永恒的风景。

自古大山多奇景,云中自有蓬莱仙,蟒头山明显高于周围其他山峦,站在山顶大有一览众山小之感。

山高树为峰,此处当是白皮松的主场,它们自然当仁不让。南天门的石崖上,当头斜伸出一棵造型奇特的白皮松,大有一夫当关之势,让人一点也不觉得突兀。观其虬枝挺拔,雾霭绕身,无论山上住的王母娘娘、真武帝,还是道家诸位神仙,但凡经过此处,都要从他身下低头。

蟒头山的白皮松,历经百年风雨洗礼,

千年岁月沉淀,平时不事张扬,却自带清贵之气;虽然静默无言,却尽显凛然风范。它们恰似树中的谦谦君子,又如大自然中的英雄豪杰,英姿飒爽,豪气干云霄。

下山的途中,意外遇到了一只灰白毛色相间的小猫,它或跳跃、或匍匐在白皮松丛林中,不仔细看轻易不会被人发现。这只可爱的小精灵,独自在这寂静少人的大山中,究竟是如何生存?难道它就是这蟒头山中白皮松树灵的幻化?

这只乖巧的小猫,与我们默契如时光中的同行者,一路默默潜行左右,亦或悄悄地紧随在身后,一直把我们送到半山腰方才作罢。我此时有些后悔,上山时没带上一份食物,平白辜负了蟒头山白皮松林间,这只可爱小生灵的信任。

宜川县的蟒头山,只是黄河岸边一处比较偏僻的小景点,平时鲜少有游客光顾打扰。上山艰难下山易,信步徜徉松林间,神游在这静谧的松林小道中,很容易让人陷入一种隐入山林的遐想。

风过山岗松叠浪,观松听涛意阑珊。放眼蟒头山四周,一片片风华绝代、卓尔不群的天然白皮松林连绵不绝。放慢脚步,听见自己,恰是一场心灵的修行。



圣地涅槃(组诗)

三月雨

人间余温

不必追问风去往何方
它掠过肩头时
已经替岁月,轻轻拥抱过沧桑

黄昏漫过沉默的街巷
灯火次第亮起
像散落人间,不肯熄灭的善良

我们都带着半生的慌张
走过泥泞,路过风霜
把委屈藏进夜色
把温柔留给日常

不必事事都要声张
那些未说出口的牵挂
那些默默坚守的坦荡
终会在时光里
慢慢长出温柔的光

余生不必匆忙
允许遗憾,接纳无常
心怀暖意,步履从容
平凡的日子
也能开出滚烫的芬芳

黄土守望

风掠过塬上的时候
尘土裹着岁月的苍茫
老黄土沉默着
驮着几代人的风霜

沟壑藏着未说尽的过往
炊烟牵着远方的念想
脚印嵌进贫瘠的土壤
每一步,都踩着信仰

那些扎根大地的倔强
那些守望山河的坦荡
没有喧嚣的张扬
只有沉默里滚烫的担当

落日漫过沧桑的脊梁
星光落在沉默的山岗
山河依旧,初心未凉
平凡的坚守
便是人间最厚重的光

厚土长歌

风穿过旧岁月的褶皱
黄土之上,埋着滚烫的过往
那些不曾低头的脊梁
把信仰,种进苍茫山岗

星火曾漫过暗夜漫长
热血撞碎寒夜与荒凉
一步一步踏破风霜
一寸一寸守好家国的疆

炊烟记得远去的守望
山河不负赤诚的向往
每一缕晨光升起的方向
都有初心,静静生长

不必喧哗,不必张扬
红色的根脉扎在土壤
岁月走过千重风浪
赤诚依旧,滚烫如常
山河无恙,便是人间晴朗

红色芬芳

星火漫过沉寂的山岗
热血浸染岁月的土壤
一段峥嵘岁月
在时光里静静绽放红色芬芳

黄土记得不屈的脊梁
晚风捎来赤诚的向往
那些奔赴黎明的身影
把信仰,埋进苍茫

山河历经风雨跌宕
初心依旧滚烫坦荡
每一缕晨光掠过大地
都是先辈未凉的热望

不必高声颂扬
红色早已融进山河万象
岁月流转,初心不忘
赤诚与热爱
在时光深处,岁岁芬芳



杨家岭

Yangjialing 邮箱: yjwytk@126.com

观松听涛蟒头山

史权



山峦秀色

刘晓军作

卡卡西和小美

田雨生

人间真情

卡卡西是一只比熊犬,陪伴我的画家朋友八年。它的孩子小美,又相伴了十二年。

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这话跟说“饭能吃饱”“水能解渴”一样,人人都懂,说了跟没说一样。但架不住有人能把这句话废话,过成一辈子的念想。

我的画家朋友跟狗的缘分,能编成一本厚厚的书,或者能拍成一部浸着泪的电影。

卡卡西,你听这名儿就知道,是个可爱的宠物,是他捧在手心的宝贝。它不是拴在门口看门的狗,是跟人同吃同住的家庭成员。画家画画时,它趴在脚边舔舔颜料管;画家陪客人聊天时,它蜷在沙发角打盹;画家睡觉时,它依偎在身边,把自己团成一团。八年时间,长到你都忘了它是条狗,觉得它就是朋友家里不会说话的一位成员。

有天傍晚,画家夫妇带着卡卡西在小区遛弯,哪知半道窜出来一条野狗,黑着眼睛对着卡卡西狂吠。朋友急了,上去踢打,可野狗疯了,死咬着卡卡西的喉咙不放。等他赶野狗赶走,卡卡西已经躺在地上,舌头吐得老长,眼睛还盯着他,慢慢就不动了。

画家朋友将卡卡西安葬在后山一棵小树下,之后三天没出门,把自己关在画室里,再相见时,头发白了一半,连说话的声音都哑了。他说,那天晚上,他恍惚听见卡卡

西在门外敲门,可开门一看,什么都没有。

在失去卡卡西的悲伤日子里,画家朋友把失落的心情转移到国画创作中。他的国画最得神韵,尤其擅长画鹰,那鹰眼更是点睛之笔,锐利得让人不敢直视。

就在画家朋友还没有走出痛失爱犬的日子,一天,有人给他送来了一只小狗。这只狗长得跟卡卡西一模一样,连睡觉蜷腿的姿势都像,甚至连鼻子上那撮小白毛的位置都丝毫不差。来人说,这是卡卡西的崽儿,生下来就跟它爹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画家朋友看着小狗,眼泪“唰”就下来了,于是,给它起名叫小美。

小美又跟了画家十二年,同样是画家朋友家庭的一员。这十二年,朋友把对卡卡西的思念,全揉进了对小美的照顾里。他画画时,小美趴在画架旁,用脑袋蹭他的脚蹠;他吃饭时,小美蹲在餐桌边,眼睛盯着他的筷子尖。经画家夫妇悉心照料,几年后,小美长得愈发像卡卡西,连叫声都一模一样。这些年,小美成了画家长久的陪伴,是他治愈心事的一剂解药。

可命运这东西,就跟画家笔下的线条一样,你以为它会往左边走,它偏要往右边拐。今年初夏的一天,小美突然生病了,不吃不喝,趴在地上不动。画家夫妇带着它跑了三家宠物医院,又是打针,又是输液,折腾了一个礼拜,小美还是没挺过来。

画家朋友对我说,小美走的时候,眼睛也是看着他,跟卡卡西当年一模一样,仿佛

眼神里有千言万语。那天早上,下着大雨,朋友把小美埋在了后山上另一棵小树下,挨着卡卡西的那棵树,两棵树的枝叶,风一吹就碰在一起沙沙作响。

安葬完小美的当天下午,我恰好去看望画家朋友。没想到朋友因爱犬的失去,又一次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我喝着茶,他手指间的香烟一支接着一支,屋内烟雾缭绕,气氛沉闷,我完全能体会到朋友的悲痛,失去爱犬的痛,犹如失去亲人般的痛。为了给朋友一点点安慰,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人与狗的故事。

我给画家朋友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我的另一位朋友,其母被医院查出绝症,医生说能维持一年半载就是最好的结果。朋友在无比悲伤之中,决定带母亲去海南休养,并给母亲买了一只边牧犬打发寂寞。其母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大段时间就是拉着狗狗在海边遛弯。奇迹出现了,半年过去,一年过去,朋友的母亲气色渐好,再去复查,癌细胞竟然不见了。于是,有人分析说是海南空气好的缘故,有人说是每天走路锻炼的原因,我说,也许是狗狗的陪伴改变了心态,给了这位母亲活下去的念想。

听我讲完,画家朋友突然开口,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喜欢狗不?”我摇摇头。他说:“我小时候,家里也养过一只狗。”

那是1959年,因为要建三门峡水利工程,画家朋友的老家被划入库区,政府要求

移民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中卫县安家落户。他家收拾好东西跟着大部队走了,只留下空荡荡的院子。可后来水位没涨上来,村子也没被淹,也有些村民压根就没有离开老家。

几年之后,画家朋友家也迁了回去。回到老家,邻居说,自从他们家走了以后,他家那条大黑狗每天都坐在大门口守着空空荡荡的老宅,望着路的尽头。有人喂它东西,它不吃;有人要把它牵回家,它咬人家裤腿。就那么天天守着,从春守到冬,从日出守到日落,在等待主人回家。直到有一天,人们发现它趴在大门口已经没气了。画家朋友给我说,那只是抑郁而死。

这段往事,像一颗钉子,深深钉在画家朋友的心底。他特别喜爱狗,也许就是因为儿时那挥不去的痛——他欠那只狗一个没有兑现的归期。

那天我们聊到很晚,画家朋友说了很多关于狗的事,我也说了很多安慰他的话。可再多再温暖的话,也填不平朋友心里那道坑。我知道,狗跟人不一样,它不会说好听的话,不会陪你喝酒,不会跟你谈天说地。可它能在你孤独的时候陪着你,在你难过的时候守着你,在你走了之后原地等着你,一年又一年……

这世间的情分,有的重如泰山,有的轻如鸿毛。可在狗的世界里,主人就是它的全部,它的念想,就是等你回家。

你说,这是不是比人跟之间的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要实在得多?

高铁开上洛川塬

李惠媛

回家的路

洛川是一座红色之城,洛川会议召开在这里;洛川也是一座黄土之城,黄土国家地质公园在这里;洛川还是一座绿色之城,苹果种植面积占总面积的70%;洛川更是一座底蕴厚重的城,融汇关中与陕北的历史文脉。

可是,作为关中和陕北的过渡地带,由于洛川塬海拔高于周边县,地质情况复杂,一直以来对外交通主要依靠公路,铁路在距离县城遥远的沟里,当地并无机场,所以洛川也是一座交通上的“孤岛”。

曾几何时,往返西安、延安的路途,是深深烙印在记忆里的漫长煎熬。洛川人没有便捷的铁路可选,过去要坐火车只能去黄陵县秦家川,而且是慢车;后来去西安也可以选择黄陵站的动车,但是

距离洛川县城太远,没有直达车,绝大多数人也不会乘坐;高速公路开通之前,坐大巴去西安四五个小时是最快的,遇到雨雪天气,山路泥泞难行,耗时翻倍更是常事,加之用餐、如厕等不便利,让每一次出行都成为一种考验。

更让人无奈的是那条“藏在沟里”的铁路。近几年修建的洛川北站(原来叫洛川东站)远在县城西边的山沟深处,人烟稀少,从县城出发还要下几道沟、趟几条河,也没有完善的接驳车。有一次我去西安看望孩子,回来晚没有公交车,几个同行的乘客一走,车站灯一关,就剩我一个人孤零零站在隆冬的漆黑中。

后来,听说要修高铁,洛川人没有不激动的,时时刻刻打听高铁能否上塬。确定高铁要经过洛川县城以后,全县人

民可以说是举城欢腾、奔走相告。终于,洛川有了高铁,修到家门口了!

洛川苹果甲天下,可酒好也怕巷子深,许多人因为没有来过洛川,没有见过洛川的苹果种植管理而和洛川苹果失之交臂。文旅发展同样受限于交通,洛川会议纪念馆、黄土国家地质公园、万凤塔、洛川花馍、洛川鼗鼓等文旅资源,虽底蕴深厚,却因路途遥远,让许多游客望而却步。交通的阻隔,像一道无形的墙,困住了出行的脚步,也束缚了发展的翅膀。

如今,这一切都随着西延高铁的开通成为历史。洛川站就设在县城东边,出站即进城,再也不用为了赶车而被星戴月。洛川到西安只需1小时,到延安更是转瞬即逝,全程仅需25分钟。对于文旅产业而言,洛川将深度融入西延“文